

金匱腎氣丸主治証候與君藥辨析

趙宇昊¹, 高忠英¹, 史成和², 王秀娟^{1*}

(1. 首都醫科大學中醫藥學院, 北京 100069; 2. 北京大學第三醫院中醫科, 北京 100091)

[摘要] 金匱腎氣丸是至今仍在中醫臨床被廣泛使用的名方之一, 近年來有關金匱腎氣丸臨床應用研究報道逾百篇, 其治療範圍不斷擴展。然而長期以來, 許多醫家一直將腎氣丸歸於補陽劑, 目前中醫藥院校使用的規劃教材亦同此見, 對腎氣丸的方解又以附子、桂枝為君藥。該文從臟腑生理特性與合理的配伍結構來認識腎氣丸, 指出腎氣源於陰精所化, 欲補腎氣當以滋補陰精為先, 分析闡明了腎氣丸的組成和配伍達不到補腎陽的需要, 認定腎氣丸為補益腎氣的代表方劑其君藥當為熟地黃。

[關鍵詞] 腎氣丸; 主治; 君藥

[中圖分類號] R289.1; R28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5-9903(2009)12-0112-03

The Analyses on the Indications and Principal Drugs of Golden Cabinet's Kidney Q Pill

ZHAO Yu hao¹, GAO Zhong ying¹, SHI Cheng he², WANG Xiujuan^{1*}

(1.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69;

2. 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ird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Golden Cabinet's Kidney Q Pill is one of famous formulae still used widely in TCM clinic now, in recent years the papers about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s are over one hundred with enlarged indications. However, doctors always consider it as Yang Supplementing formulae, even in the textbook of TCM universities now, and Radix Aconiti Lateralis Praeparata and Ramulus Cinnamomi are believed as the principal drugs. This paper analyses Golden Cabinet's Kidney Q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Zang Fu and reasonable combination. In fact, kidney Q is transformed from Yin-essence, and should supply Yin-essence first in order to supply kidney Q. The ingredients and combinations of the kidney Q Pill can't complete the demands of kidney Yang Supplement. Our Conclusion is that Golden Cabinet's Kidney Q Pill is a representative formula of kidney Q Supplement, Radix Rehmanniae Praeparata should be the principal drug.

[Key words] Golden Cabinet's Kidney Q Pill; main indication; the principal drug

金匱腎氣丸是至今仍在中醫臨床被廣泛使用的名方之一, 古代醫學稱腎氣丸為“千古補腎之祖方”。其治療範圍涉及神經、內分泌、免疫、消化、循環、呼吸、泌尿、生殖等多個系統, 其治療範圍不斷擴展。醫家大多都認為這些病証均由腎陽不足、溫化無權所致。因此, 長期以來, 一直將腎氣丸歸於補陽劑, 目前中醫藥院校使用的規劃教材亦同此見, 對腎氣

丸的方解又以附子、桂枝為君藥。筆者認為, 縱觀該方的淵源及所治病証, 應以補益腎之精氣為主, 當列為補益腎氣的代表方劑更為妥當, 由此, 對於如何正確認識腎氣丸的主治與君藥問題, 有必要進行深入的探討與辨析。

1 腎氣丸是補益腎氣的代表方劑

腎氣的盛衰是身體生、長、壯、老、已之本。腎氣丸的“腎氣”之義, 與《素問·上古天真論》所謂的“腎氣”含義基本相同, “腎氣”即腎所含物質與功能的概括, 其義涵蓋腎陰與腎陽、精與氣以及“天癸”的內容實質, 但側重指腎的功能及其狀態。

[收稿日期] 2009-08-04

[通訊作者] *王秀娟, (010) 83911624; E-mail: wxj_0517@sina.com

长期以来高教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方剂学》多将肾气丸列入补阳剂方类中,然其主治既没有肾阳虚的证候支持,也不符合补益阳气的组方法则,混淆了肾气虚与肾阳虚的概念,违背了张仲景组方的立意。仲师在《金匱要略》中运用肾气丸主治证候有五:“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肾气丸主之”;“夫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崔氏八味丸,治脚气上入,少腹不仁”;“问曰:妇人病饮食如故,烦热不得卧,而反倚息者,何也?师曰:此名转胞,不得溺也,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但利小便则愈,宜肾气丸主之”^[1]。上述主治虽有虚劳、痰饮、消渴、脚气及妇人转胞之别,然各证中小便不利是其主要见症,以示肾气虚损,气化不行之病机,故创制肾气丸温补肾气,助气化以利小便,在诸多利小便的方剂中独树一帜。

认定肾气丸为补肾气的代表方剂,主要应从脏腑生理特性与合理的配伍结构来认识。五脏各有所藏、所主,所藏之气血阴阳各有所偏,而其生成的条件,随其所藏的区别而各具特点,因而其功能亦各有所异。以五脏之气的生成为例,脾胃主贮藏及运化水谷,水谷精微乃气血生化之源,故谷充则中气盛,正如《灵枢·五味》曰:“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2]。东垣在《脾胃论》中将中气直谓“谷气”,且脾性喜燥恶湿,故补中气时应配合燥渗之品,使脾得健运,待饮食渐进,则中气徐徐而增。肺主气,司呼吸,性润降,其气既依赖水谷精气之上充,又靠肾之纳气以保证充足的自然之气的摄入,因之,补肺气既要补气健脾以充上,又需补肾纳气,滋下源之水以濡上,加之润肺肃降之品方为得体。肝藏血,体阴而用阳,肝血充盈则气充,方能行疏泄条达之功,显见补肝气应以调补肝血为主,伍以补气健脾之药,滋化源以荣肝体。心主血脉而藏神《灵枢·本神》曰“心藏脉,脉舍神”^[3]。心之阴血(包括津液)充足血脉才能充盈,因而神得安守,阴血是产生心之阳气的基础,加之宗气的贯充,阳气才能推动血脉运行,阴血亏虚则阳气式微,故补心之阳气当以滋补阴血为先。肾藏精,涵先天之精及后天水谷精微的荣养。经曰“精化气”,阴精充足,得肾阳之蒸化产生肾气,肾气旺盛则施封藏、气化、纳气、壮骨生髓等功能,显然阴精是肾气生化的基础,阴精虚则气少,日久则阳衰,故补肾气应以滋阴填精为本,即景岳所言:“故善

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4]。五脏生理特点,是指导补益五脏气、血、阴、阳虚损的理论基础,也是选药组方的配伍准则。

2 肾气丸熟地黄为君,桂枝、附子为臣

仲景医方之祖,组方简明而深奥,且深明经旨,创方肾气丸,明指为肾气虚损而设,然而肾气虚损证表现是多方面的,据《金匱要略》原文所见,皆属气化不利之证,故知肾气丸的功效为补益肾气,化气利水。肾气源于阴精所化,欲补肾气当以滋补阴精为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曰:“精不足者,补之以味”^[5]。方中熟地黄味厚滋阴养血,补肾益精力宏,故用为君药,填补阴精以实化气之本源。臣药的选择有二个必须的方向,首先是辅助滋补阴精之品,加强熟地力单之不足,山茱萸酸温滋补肝阴而涩精,肝肾同源于阴血,地黄与山茱萸合用滋补肝肾,既补阴精又可防肝虚之盗伤;山药甘平补脾益肾,滋润而固精,既能助后天之化源,又可滋脾补肺,而助上源之水以濡下,三药合力滋阴补精,源流兼顾,且助封藏之能,使精藏而无泄。阴精被耗肾气始虚,肾阳必随之而衰,现阴精得充,当辅以温阳之品蒸化阴精以生肾气,故用附子温振阳气,合熟地温补已虚肾阳而行化生肾气之能;桂枝温阳行水,助附子温阳化气,利水道以泄阴浊之水。二药用量极小,仅为补阴精药量的八分之一,含“少火生气”之理,意不在温补阳气,而在于温化肾气以助气化行水之职。正如在《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中柯琴所云:“此肾气丸纳桂、附于滋阴剂中十倍之一,意不在补火,而在微微生火,即生肾气也”^[6]。肾气不足,气化不行,因致小便不利,则有阴浊之水停蓄,故佐用泽泻、茯苓淡渗利水,祛阴浊之偏胜以利正复;丹皮性凉而入阴,专清阴中之伏阳,以防阴虚火动之虑。更用甘温补中资化本源之蜂蜜为赋形之品,意在缓补,防其甘厚缓中,故以淡盐水送服为使,引药力直驱于下。全方重用滋补阴精之药填充肾气之本源,少用温阳之品意在蒸化肾气,方义甚明,温补肾气以此为准。

3 肾气丸的组成和配伍达不到补肾阳的需要

气属阳,阳气本为一体,如《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7]。显见气本阳之渐,阳为气之盛。五脏气虚日久不复,其阳必然随之损伤,气虚与阳虚证的临床鉴别,在于里寒证的有无,即所谓“阳虚生内寒”。《金匱要略》肾气丸五证皆无里寒证,而讲义将肾气丸归入补阳剂,为

强调阳虚证,故在主证中加入“身半以下常有冷感,阳痿早泄”等症,以圆“肾阳不足”主治功效及附子、桂枝为君药的需要。然而肾气丸的组成和配伍并不能达到补肾阳的需要,正如讲义方解所示“本方功用主要在于温补肾气”,显然方解与功用、主证是矛盾的,造成补气与补阳法概念上的混乱。

补阳法离开了五脏生理的特点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但首先应区别阳虚有暴衰与虚损的不同,阳气暴然虚衰,有因汗、吐、下误治造成的脱败证,多以心肾阳衰为主,治以回阳固脱为主,方如独参汤、参附汤之类以回阳救逆;又有阴寒过盛,致使阳气式微,治以温阳散寒为主(温法),方如真武汤、四逆汤、吴茱萸汤之类,配伍要求以温热散寒药为主(君)组成,目的在于散逐阴寒之邪则阳气自复。阳气虚损,皆由久病五脏所藏不足,气虚及阳所致,因之补阳之虚,应以补气为根基,使气盛则阳旺,而补气则必须以五脏生理和喜恶特点为基点,故补益五脏阳虚之法和方剂各具特色。例补益脾阳之方以理中汤为典范,方以四君子汤补益中气为核心,助脾之燥运,使水谷增进,谷气渐充则中气日盛,其中阳则徐徐而生,去茯苓之渗利,佐以干姜温散内生之寒邪,合参、术振奋阳气,配伍严谨而精练,显示了仲师组方之功力。又如炙甘草汤(复脉汤)主治心中大悸,脉结代,证系心阳虚损,仲师依据心主血脉,脏以阴血为本的特点,创方重用地黄为君,且以阿胶、麦冬、麻仁滋阴养血增液,使阴血充盛则心气生,再辅佐以人参、炙草、桂枝益心气生阳通脉,成为补心阳之佳剂。再如张景岳根据肝脏的生理特点,创立了养血温阳,散寒通络的暖肝煎,成为补肝阳的代表方剂。唯肺阳虚证颇有争议,总不外肺阳虚失降,每有阴浊之邪逆上,成为本虚标实之证,治疗纯虚无邪之患,拯阳理痹汤之属可为借鉴。

肾阳虚是肾之阴精久虚,气少日衰,渐及阳损,临证以肾阴虚证、气虚证出现里寒证或小腹冷、阳痿不举、睾丸冷缩、精冷无子等下寒证为准,如此肾气丸是难当此任的。但肾气丸重于补阴益精,少佐温补之品行少火生气之用的配伍思路,构成阴中求阳的准则,因而为补阳指示了方向,即在重于补阴的原则下,辅用益精温阳之品;若寒邪较重时,附子、肉桂

等温阳散寒药随证加量,此类方剂方为得体,景岳深研此道,所创之右归饮、右归丸当为补肾阳代表方剂,其它如全鹿丸等等。

同时,现代临床运用方面,也屡见运用金匮肾气丸原方治疗肾气虚证取得良效的报道^[9]。如程汉桥以金匮肾气丸加减治疗糖尿病气(阴)虚证,均可改善肾虚的症状且“治疗无不效”。此外,金匮肾气丸作为补肾抗衰老剂的经典用方,常用于延缓衰老,疗效可靠。而老年人生理性衰老均表现为肾气不足症状。因此金匮肾气丸的功效应是以补益肾气为主,并非温补肾阳。由于肾气为人体主要的精微物质,肾气虚损,不足以滋养五脏六腑,可以影响人体内分泌、免疫等多个系统出现不同的病症,因此,在长期的临床运用中,以补益肾气功能为主的金匮肾气丸才会在多系统、多病种的临床运用中表现出新的治疗作用。

4 小结

综上所述,高等中医药教育规划教材《方剂学》中,将肾气丸归入补阳剂、将附子、桂枝列为君药是不妥当的,对于凡补阳剂就需用温热药为君的理念,不符合五脏生理特点,偏离了中医基本理论,尤易与温法相混淆,期望《方剂学》补益剂能够逐渐系统,各类补益剂代表方齐全,以满足学子们临证之需。

[参考文献]

- [1] 李克光.金匱要略讲义[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63,72,133,151,257.
- [2] 河北医学院.灵枢经校释[M].下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135.
- [3] 河北医学院.灵枢经校释[M].上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183.
- [4] 张介宾.景岳全书[M].下册,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974.
- [5] 山东中医学院,河北医学院.黄帝内经素问校释[M].上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41,94.
- [6] 吴谦,刘裕铎,陈止敬,等.医宗金鉴[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756.
- [7] 杨文科,周兴宜.金匮肾气丸临床新用及探讨[J].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05,3(28):50-51.